

# 论辛亥革命时期知识女性的政治觉醒

陈文联，刘翔

(中南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湖南长沙 410083)

**摘要：**辛亥时期知识女性在 20 世纪初的中国政治舞台上演出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活剧，显示了中国妇女的政治觉醒和巨大力量。这种政治觉醒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振笔墨，洒墨泪，唤醒女界参政意识；弃脂粉，事铁血，投身反帝反清斗争；结团体，争权利，启动近代参政生活。辛亥知识女性的政治觉醒，是先进女性面对创巨痛深的历史变局而产生的救亡图存的时代召唤与迅猛而来的近代西方文化在特定的时空点交叉碰撞的产物，它揭开了近代中国女权的先声，在近代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关键词：**辛亥时期；知识女性；政治觉醒；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313(2006)05-0098-06

**作者简介：**陈文联 (1967-)，男，湖南衡阳人，副教授，博士后，从事性别思想史研究。

辛亥革命时期，在欧风美雨的催化下，中国的女权运动进入了一个近代化的新时期。此间出现的知识妇女群，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潮的激荡下，秉着男女平权的时代精神，以前所未有的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向世人昭示着她们的政治觉醒与巨大力量。

振笔墨，洒墨泪，唤醒女界参政意识，是辛亥时期知识女性政治觉醒的第一方面。

辛亥知识女性都十分重视报刊舆论的宣传作用，认为“具左右舆论之势力，担监督国民之责任，非报纸而何”<sup>[1]</sup>。她们把妇女报刊看作是传播民主革命思想、批判封建主义、宣传男女平等、启发妇女觉悟、激发爱国热情、指导妇女解放运动的“神灯”。因而，她们不遗余力地从事女子报

刊创办工作。在她们的努力下，女子报刊在 20 世纪初年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成为辛亥革命时期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据不完全统计，1900 年到 1911 年，海内外创办的各种女刊共 30 多种，颇具影响的有陈撷芬创办的《女报》、丁初我创办的《女子世界》、秋瑾创办的《中国女报》、燕斌创办的《中国新女界杂志》、张汉昭等人创办的《神州女报》等。这些妇女报刊成为先进女性宣传女权、倡导民主革命思想的主要阵地。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倡导救亡图存、民族振兴，号召女性与男子共担救国义务，同尽爱国天职。《女子世界》大力宣传救亡图存的爱国思想，指出当时中国已到了存亡继绝的危急关头，“什么俄罗斯、英吉利、德意志等国，个个都似出林之虎，张牙伸爪，扑将过来，将千年昏醉的睡狮乱咬，弄得鲜血

收稿日期：2006-07-21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立项课题 (2003ZC50)。

©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直淋……气息止存一线”<sup>[2]</sup>。它号召妇女们以法国的女革命家贞德为榜样，“为国舍身，撞独立之警钟，张自由之旗鼓”<sup>[3]</sup>，担负起国民应尽的责任。诸如救国图亡，“女子岂甘人后”；“天下兴亡，匹妇亦有责”；“不尽义务，焉得权利”等等，更屡见于女子刊物中。毫无疑问，这些宣传政治性很强，具有鲜明的反帝色彩，对推动妇女投身于爱国救亡运动和辛亥革命运动曾起过一定的作用。

其二，抨击满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号召妇女投身反清的民主革命。《女子世界》发表了大量文章，深刻揭露满清皇朝的腐朽统治是中国民愚财尽的根源。“积今百年来，惟兹亡国子遗，呻吟婉转于异族铁蹄之下，日受种种束缚，种种贱戮，种种剥削，至此而民愚矣，财尽矣”<sup>[4]</sup>。批判的锋芒，直指满清的残暴统治和政治压迫。有些文章还尖锐指出，要争女权，必须先复民权，而君权不破，则民权不立：“欧洲十八九世纪为君权革命的世界，二十世纪为女权革命的世界。今中国犹君权时代也。民权之不复，而遑言女权。”<sup>[5]</sup>要求广大女性将争女权与复民权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尤其可贵的是，有些文章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对封建君主专政不能抱和平解放的幻想，而只能以弹丸血肉相搏击之。1907年上海《女子世界》发表文章说：“露国政府之横暴，为世界冠。露国民党之坚韧，亦为世界冠。以弹丸血肉相交换相搏者数十余年，至去岁之冬，政府始稍稍让步，而颁钦定宪法焉！顾犹日挟其独裁专制之手段，立于宪法之后，而蹂躏民权，至往岁乃有解散议会之举，而革命之机熟矣！露民从此役以后，知对政府之和平解决，已为绝望。”“吾国近日之燕狱，固亦有至尊贵之女学生流血也。我女同胞乎！缺彼菜市之刀，而再接再励；重叠藁街之首，而亦步亦趋，勿使遽伯玉独为君子也”<sup>[6]</sup>。把争女权与反清民主革命联系在一起，显然是对维新思想家主张用改良方式以争女权思想的升华。实际上，辛亥革命期间，无数先进女性投身于反清民主革命运动，正是这一认识的具体实践和深化。

其三，挑战“牝鸡不可司晨”的传统性别观念对女性的政治歧视，积极宣传女子参政思想。在男性本位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广大女性是不得过问政事的，“牝鸡司晨，惟恐家之索”，“妇无公

事，休其蚕桑”，妇女的职事是“无攸遂，在中馈”，“无非无仪，惟酒食是议”。对于这种偏抑女性的传统性别定位，辛亥时期的知识女性以“天赋人权”说进行了辨正批驳。她们认为男女不仅在人格上平等，就是在政治也应平等，依照此理，女子理所当然地应享有参政权。“女子既然与男子同样有纳税义务，就应当与男子一样有参政权利，因为权利与义务应是统一的，没有只尽义务不享权利的道理”<sup>[7]</sup>。从义务与权利关系的角度有力地论证了女子应该享有参政权的道理。辛亥革命胜利后，各种妇女报刊更是大肆宣传女子参政权。其中，女子参政同盟会机关报《女子白话旬报》（1912年10月创刊于北京）、神州女界协济社机关报《神州日报》（1912年复刊于上海）、万国女子参政会中国部机关报《万国女子参政会旬报》，是鼓吹女子参政最为得力的三大妇女报刊。她们对女子参政的必要性、合理性进行了充分的阐述，号召女子为参政权而抗争。她们认为，妇女参政是解决妇女问题的先导，欲弭社会革命之惨剧，必先求社会之平等；欲求社会之平等，必先求男女之平权；欲求男女之平权，非先与女子以参政权不可。有的指出，妇女参政“已经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并提醒国人：早在辛亥革命时期，我国一些先进女性便为挽救祖国危亡而“奔走海外，提倡革命，担任革命事情，不辞劳苦”。因此，她们在革命成功后“就应享受参政的权利”，“参政是女子本分应作的事情，并不是格外的要求；是女子应有的，也是女子应争的”<sup>[8]</sup>。有的依据进化论学说，指出恢复女权，要求参与权，亦为社会发展必然趋势：“女子之参政权，为人类进化必至之阶级，今日不实行必有他日；则与其留日后之争端，不若乘此时机立完全民权之模范。”<sup>[9]</sup>女子参政，势所必然，昭然若揭。

妇女报刊舆论宣传“词意明切，足发愚蒙”，为大多数尚在中世纪愚昧落后境地沉睡的中华妇女打开了一个新的生活天地，唤醒了部分妇女的政治意识。她们冲破家庭的樊篱，或腾诸笔墨，或宣之演说，或结团体参政，或束发从军，如参加辛亥革命北伐军的妇女，有数字可查的超过1000人，其启蒙作用，相当部分应归功于知识妇女的笔墨之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女子刊物的政

治宣传，是妇女政治上觉醒的重要界标。

## 二

弃脂粉，事铁血，投身反帝反清斗争，是辛亥知识女性政治觉醒的第二方面。这主要包含以下两点：

第一，反帝、救国。辛亥时期知识妇女群体以炽热的爱国情结将妇女解放运动融入到广博的社会革命中，先后参加了拒俄运动、抵制美货运动和收回路权运动等爱国行动。在1903年拒俄运动中，刚成立不久的共爱会，呼吁留学海外的女学生“出其所学所能，奋发以救祖国，以救同胞”，并发誓：“欲以螳臂之微，为国尽力，愿从义勇军北行”，“即至捐躯殒命，誓无所惜！”慷慨的演辞深深地激发了留日女学生的爱国热情，十多名留日女学生当场签名，“愿从义勇队行，任军中看护死亡事”<sup>[10]</sup>，表现出极大的爱国热情。1904年，上海宗孟女学成立了“对俄同志女会”，并设立中国赤十字会，表示“一旦有事，愿赴战事”。1905年上海反美爱国运动中，许多妇女参加了示威集会，发表反对美国虐待华工的慷慨演说，施兰英等发出布告，呼吁中国女子“万不能作旁观派，徒自放弃责任，退居人后”，而要群力实行，“凡遇美货，同心禁却”。这一号召得到了女界的积极响应，并纷纷致书施女士，表示愿“联同志数人，设法运动女子社会，凡日用之物如布匹、香水等件，但系美货，一概不用，以尽吾辈女子之义务”<sup>[11]</sup>。针对帝国主义攫取我国路矿权的行径，1907年底，上海、广东、安徽、江苏、浙江、四川等省的女界，纷纷成立“女界保路会”、“女子保路同志会”等妇女团体，集议筹款，签名认股，以挽回路矿权。总之，在反帝爱国运动中，留日女学生和各校的女学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她们尽女子之所能，为祖国的振兴做出了贡献。

第二，积极投入推翻满清的武装斗争。在反清民主革命中，知识女性更是巾帼不让须眉。她们表示愿与男同胞“戮力同心，和衷共济，扫前途之障碍，求来日之自由”。为了“为我祖国尽一分之义务”，“求我女同胞得一日之自由”，沈佩贞创办了“女子尚武会”。她认为：“人民者，固概括通国之男女而言。”既然如此，“何以对于国家

男子有当兵之义务，而女子无有也？对于社会男子有保卫之责任，而女子又无有也？同是人也，何以男子之劳如彼，女子之逸如此乎？”她引用罗兰夫人的话进一步强调：“男人求自由，女子亦当求自由！……我女同胞受专制之毒久矣，不于此时奋发为杀敌谋致果，以脱此牢固之羁绊，而有自由之幸福，则茫茫前途，其将以何地为托身之所乎？”<sup>[12]</sup>因此，为在社会变革中求得妇女的“托身之所”，一批觉醒知识女性和男同胞一道率先投入到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洪流之中。她们不仅积极策划、组织起义，而且主持秘密机关，担任掩护、联络等任务，筹措经费，制造弹药，运送武器，为推翻封建帝制做出了积极贡献。同时，在全国各地还先后成立了以女学生为骨干的“女子北伐队”、“女国民军”、“女子敢死队”、“女子经武练习队”以及“赤十字会”等组织，以奔赴前线，服务战地。在后方，一些女子组织了“女子后援会”、“女界协赞会”、“劝募手工御寒品会”、“女子募饷团”等团体，筹捐募饷，以利后援。知识妇女群投身革命，共赴国难的爱国情结受到了孙中山的高度肯认：“女界多才，其入同盟会奔走国事百折不回者，已与各省志士媲美。至若勇敢从戎，同仇北伐，或投身赤十字会，不辞艰险；或慷慨助饷，鼓吹舆论，振起国民精神，更彰彰在人耳目。”<sup>[13]</sup>此论委实不过。

## 三

结团体，争权利，启动近代参政生活，是辛亥知识女性政治觉醒的第三方面。

辛亥知识妇女已开始形成了集群意识。她们认为，结团体不仅是女子求自立、求解放之途径，而且实为“爱国之始基”，团体愈夯实，国家愈巩固。在她们看来，时至今日，外国列强之所以肆无忌惮地凌辱中国，神州大地之所以疮痍满目，究其原因，实乃“我国人无团结心之故”。“无团体则无公义，无怪乎茫茫数千年，如奴隶，如散沙，极人生之苦趣，虽有英才，无以自拔，以致于今日也”<sup>[14]</sup>。只有上下连为一气，男女同心一致，坚持团体，才能御外侮，图补救，雪洗国耻。基此，先进女性号召女同胞“急结成一完备坚固之团体”，冲决网罗，投身到民主革命和妇女解放

的洪流之中。“合群”思想的提出,表明妇女政治意识的日渐成熟。

基于这种“合群”的心理认知,辛亥知识女性在辛亥革命前共组织了40余个妇女团体,这些团体许多是应革命的需要而产生的,政治色彩很浓。诸如共爱会、赤十字、对俄同志女会、国耻会、爱国社、女子国民会、四川女子保路同志会、江浙女拒款会等女子社团,大都是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满清斗争的烽火中诞生的,与政治运动密切相关,其强烈的反帝反封建色彩,不言自明。即使那些宣传妇女解放的团体,也没有脱离拯救民族危亡的形势。如,女子进行社的宗旨标明:“扩充慈善,消除依赖,养成自立,以期担任国家之责任。”<sup>[15]</sup>不仅倡导争女权,更强调女子的国民意识,显示出该社团的政治意义。

辛亥革命后,先进女性的政治意识与时俱增。她们深信,专制既已铲除,争取公民地位便是居全国公民之半的妇女求得自身解放的“第一步事业”。于是,她们纷纷联络同志,组织各种妇女参政团体,争取“同参国政”的权利。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林宗素等人组建的女子参政同志会,该组织以“普及女子之政治常识,养成女子之政治力量,期得国民完全参政权”为目的;以吴木兰为会长的女子同盟会,它“以助民国促进共和,发达女权参预政事为宗旨”;唐群英等人在南京成立的“女子参政同盟会”,以“男女平等,实行参政”为宗旨,成为当时女子参政运动的领导核心。她们的参政活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谒见总统,要求女子参政权。民国成立伊始,女子参政同志会公推林宗素为代表,前往南京谒见孙中山,“要求承认女子完全参政权”,得到孙中山的“面允”,并同意将会见情形登报宣布。这对女界鼓舞很大。然而,中华民国联合会以女子参政“应必待于众论”为由横加反对,致使孙中山登报声明:“某女子来见,不过个人闲谈。”女子参政活动一开始就受阻,但是,参政活动并未因此而“自馁”。

第二,苦心请愿,争取法律上的“男女平等”地位。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为确保男女平等的原则在临时约法中得到体现,以唐群英为首的20余位女界代表联合上书请愿,要求“于宪法正文

之内,订明无论男女一律平等,均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或者“于本国人民一语,申明包括男女而言,另以正式公文宣布以为女子有参政权之证据”<sup>[16]</sup>。然而,临时政府于3月11日公布的约法却只字未提男女平等、妇女参政。为了争取将男女平等权写进宪法,唐群英等人采取了一系列请愿行动,甚至在请愿中与参议院卫士发生冲突,直至孙中山出面斡旋,才使这次请愿暂告平息。

第三,联袂北上,要求确定女子选举权。民国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后,女子参政同盟会也“联袂北上”,并在女子参政同盟会的宣言中表达了誓死力争的决心:“挟雷霆万钧之力以趋之,苟有障碍吾党之进行者,即吾党之公敌,吾党当共图之。”1912年8月10日,在闻知《参议院议员选举权》和《众议院议员选举法》中又一次将妇女排除在外时,住在北京的60多名妇女浩浩荡荡涌入参议院,宣称以最激烈的手段对待。当参议院开会时,唐群英等人不顾巡警的阻拦,入特别旁听席,用激烈的言辞与议员们辩论,声言:将来如不赞成女子参政,妇女便要用武力解决问题。但革命高潮已过,妇女的斗争已是强弩之末。

虽然“民初”妇女参政生活没有获得应有的权利,且从事参政活动的妇女大都为上层分子,几乎没有涉及广大的劳动妇女,其幼稚缺陷也无可讳言,但它犹如一泓瀑布,荡涤了几千年的陈规陋习,“它的贡献,至少可以使世人知要中国女子不再是从前那样驯伏的了”<sup>[17]</sup>,这在晚清妇女生活史上,实有不可磨灭的价值。

## 四

辛亥时期知识女性政治觉醒并非偶然,它是先进女性面对创巨痛深的历史变局而产生的救亡图存的时代召唤与迅猛而来的近代西方文化在特定的时空点交叉碰撞的产物。

其一,时局的严重压迫。这是辛亥知识女性政治觉醒的重要驱动力。20世纪初,中华民族面临着被帝国主义列强豆剖瓜分的严重危险,列强政治上的控制、军事上的瓜分、经济的掠夺、思想文化的渗透,愈演愈烈。一种亡国灭种的危机感和救死不遑的紧迫感,笼罩在中国人民心头。当时,爱国人士,莫不焦心竭虑,忧国之危亡,

思挽回补救之策。正是在这样一种救亡图存的社会氛围下,广大先进女性产生了与男子共担救亡责任的意识。诚如《留日女学会杂志发刊词》所宣示的:“瓜分之祸,身受之者不仅男子,则排除瓜分之祸之责,亦不能仅恃诸男子。”“女界同胞,正宜当此国家多难危急存亡厄在眉睫之秋,与男子奋袂争先,共担义务,同尽天职”<sup>[18]</sup>。显然,20世纪初年严重的民族危机直接刺激了先进女性的政治觉醒。

其二,女性自身素质的显著提升。这是辛亥先进女性政治觉醒的不可缺少的内在条件。20世纪初,伴随女学热的兴起,女子教育得到了较快的发展。1907年,据京师、直隶、奉天等的统计,全国有女子学堂428所,女学生15498人。此外,在全国各类学校中,还有女学生141000人。受教育面的扩大,智识的普遍提高,使得女子更易于面对旧中国的社会现实,从追求自身的解放出发,逐步发展到追求整个社会的解放。更值得一提的是,该时期还有百余人的留日女学生。这批以秋瑾、陈撷芬、林宗素、张竹君等为代表的热血青年,是一批非常活跃的力量。日本明治维新后,妇女运动兴起,福泽谕吉和森有礼诸人提倡女权,主张人类皆有自由自主权力,展开了争取女权运动。怀着寻求救国救民和解放妇女的愿望,中国青年妇女到了日本,受到明治遗风的刺激,迫切要求把这种新风移植到灾难深重的祖国。于是,回国后,办报刊,组团体,积极从事各种活动,探求妇女解放与革命救国的道路,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新兴力量。三是西学东渐拓展的产物。1901年的《辛丑条约》把中国逼向强邻环列、虎视鹰瞵的境地,向外国追寻救国良方更为国人所趋,西学东渐进入了新的时代。当时,“欧西巨子之学说”“滔滔焉渡重洋,竞灌输吾国同胞之意识界”<sup>[19]</sup>,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约翰穆勒的《自由原理》等西方资产阶级的重要理论著作和《人权宣言》、《独立宣言》等资产阶级革命文献都被译成中文。这些新思想、新学说令女界耳目一新,深受启迪。特别是,斯宾塞《女权篇》、约翰·弥勒的《女人压制论》、第二国际的《女权宣言》及《世界女权运动发达史》、《贞德传》等译著,介绍

了西方女权运动的理论与现状及杰出女性生平,给予女界以巨大冲击,成为女界政治觉醒的重要思想武器。关于这一点,吕碧城在1907年曾明确指出:“自欧美自由之风潮掠太平洋而东也,于是我女同胞如梦方觉,知前此之种种压制束缚无以副各人之原理,乃群起而竞言自立,竞言合群,或腾诸如笔墨,或宣之演说,或远出游历,无不以自立合群为宗旨。”<sup>[20]</sup>较为准确地道出了女子觉醒与西学东渐的关系。

辛亥时期是新旧交替的多变时期,近代女性的政治觉醒始于此时,难免挟带时代的烙印,显示出相当的狭隘性和不稳定性。但是,它在近代妇女解放运动史上,揭开了崭新的一页,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首先,它有力地挑战了“牝鸡不可司晨”的传统性别观念,显示出先进女性极大的自觉性和革命性。在传统男权社会里,出于维护和巩固男权制的需要,女性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被剥夺,她们被迫离开外部劳动困守在家庭中依靠男人而生活。为了让妇女永远安于这种依附、顺从的地位,男性文化更是以“三从四德”;“内言不出于阃,外言不入于阃”;“妇无公事,休其蚕桑”等性别伦理说教对女性加以教化和禁锢。长期的依赖生活及男权文化钳制,也铸就了女性传统依附人格,女性应有的独立人格亦因此丧失殆尽,女性完全成了任男人摆布的“工具”,被禁锢在家庭之中,孝敬公婆,侍奉丈夫,养育子女,操劳家务,成了她们的主要职责。进入20世纪初,受民族危机的刺激与资产阶级民主思潮的激荡,先进女性群开始觉醒。她们在空前的民族危机面前,思维的角度从家庭的小圈子转向社会,开始考虑民族兴亡与女性个人生存之间关系等一系列政治问题,并作为最早的觉醒者,勇敢地站到时代潮流的前面,创报刊,组团体,张女权,乃至投身反帝反清革命,进而要求女子参政权,要求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一幕接一幕,一浪接一浪,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开创了中国女权的先声,充分展示了觉醒女性的巨大力量。

此外,辛亥时期先进女性群体的政治意识及活动也为“五四”以后女子政治生活提供了鲜明的历史借鉴。“五四”以后的近现代妇女的政治生

活，没有超越辛亥时期的基本框架。可以说，辛亥时期妇女，恨女权之沉沦而不忘国家命运、民族前途，知参政之途维艰而不卸其为国民之天职，哀女界从重柔顺漠视权利而不懈合群振奋之努力，这足以为今天妇女的楷模。这也是我们今天研究辛亥知识女性政治觉醒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 秋瑾. 中国女报发刊词[J]. 中国女报, 1907, (1).  
[2] 觉佛. 狮子吼[J]. 女子世界, 1904, (6).  
[3] 莫雄飞. 女中华[J]. 女子世界, 1904, (5).  
[4] 亚特. 论铸造国民母[J]. 女子世界, 1904, (7).  
[5] 初我. 女子家庭革命说[J]. 女子世界, 1904, (4).  
[6] 革命与女权[J]. 女子世界, 1907, (6).  
[7] 崇. 论女子应有参政权[J]. 女学生, 1905, (3).  
[8] 江纫兰. 说女子参政之理[J]. 妇女时报, 1912, (8).  
[9] 杨季威致某报记者书[J]. 妇女时报, 1912, (6).  
[10] 拒俄运动[J]. 浙江潮, 1903, (4).

[11] 施兰英女士等布告[J]. 女子世界, 1905, (2).  
[12] 天锋报[N]. 1912-01-03.  
[13] 谈社英. 中国妇女运动通史[M]. 北京：文心出版社, 1936; 36.  
[14] 中国留日女学生会成立通告书[J]. 中国新女界杂志, 1906, (2).  
[15] 女子进行社之要旨[N]. 时报, 1911-03-29.  
[16] 女界代表唐群英等人上参议院书[J]. 妇女时报, 1912, (6).  
[17] 陈东原. 中国妇女生活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37; 361.  
[18] 留日女学会杂志发刊辞[J]. 留日女学会杂志, 1911, (1).  
[19] 张静庐. 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C]. 北京：中华书局, 1954; 389.  
[20] 吕碧城. 女子宜急结团体[J]. 中国女报, 1907, (2).

# On the Political Awakening of Female Intellectuals During Xinhai Revolution

CHEN Wen-lian, LIU Xiang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Changsha Hunan 410083, China)

**Abstract:** A magnificent and world-shaking “drama” was performed by political female intellectuals during Xinhai Revolution on the political stage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in China , which manifested the political awakening and tremendous strength of Chinese women . This kind of awakening found evidence primarily in three aspects : writing with a caustic pen to wake up women’s sense to participate in political affairs ; ceasing to make up and engaging in the battle against imperialism and the Qing government ; establishing organizations and struggling power to start the political life for women in modern history . The somber social changes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in China called for the female intellectuals to save the nation from doom and ensure its survival . This call was confronted with the swift influx of modern western culture in such a critical period in China , which led to the political awakening of the female intellectuals during Xinhai Revolution . The awakening heralded and also made indelible contributions to the feminist movement in China’s modern history .

**Key words:** Xinhai Revolution; female intellectuals; political awakening